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八

宋鄱陽馬端臨著

明斬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樂考中匏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笙 巢笙 樂世本云隨作笙未審何代人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

十九簧至十二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
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
大司樂笙師掌教飲笙笙鄭衆云笙三十六簧笙十爾雅
三簧教之規也飲音吹
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
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
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

陳氏樂書曰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而趨新故
其音革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
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
則美在其中鐘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太簇立春
之音也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五經析疑曰
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爲始法
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

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二管
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有之三笙一和而成
聲是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蓋笙良音也於方爲陽鐘亢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
教吹笙共其鍾笙之樂以教械夏書曰笙鏞以間是鼓應
笙之鍾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笙磬詩曰笙磬同音則
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
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鐘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衆笙之
名而蕩在建鼓之間蓋衆笙所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
鐘磬而已哉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
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
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笙之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
之爲用豈不備哉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

鳳鳴也記言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簧庸詎知隨非
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伶倫造鐘以營援則女媧作
笙竽以隨不足疑矣宋朝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
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
上之大樂亦可謂之復古制矣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
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為鳳笙孟蜀王所造樂工不能吹雖
存而不用比者按清濁正三倍聲皆得相應誠去四清聲
吹之雖用之雅樂亦惡在其為不可哉今巢笙之制第一
管頭子應鍾清聲
第二管二中音黃鍾正聲應中音子三第二三管應鍾正聲
應頭子四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五五中呂管無射正
聲無應六六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七十五管大呂正聲
無應八八大韻管姑洗濁聲有應第五子南呂清聲應第四
管十中音子黃鍾清應中音十托聲管蕤賓正聲應大
托十二著聲管姑洗正聲應大韻十三仙呂管夾鍾正聲
無應十四高聲管太簇正聲十五平調子林鍾清聲十六
平調管林鍾正聲十七後韻太簇濁聲應商聲十八義聲
管夷則正聲無應十九九托
聲管仲呂正聲無應聲

和笙 鳳笙

陳氏樂書曰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
不然笙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二簧象鳳身
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宋朝登歌用
和笙取其大者唱則小者和非阮逸所謂其聲清和也用
十三簧非阮逸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
辨小大之器哉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為黃鍾巢笙起中
音管為黃鍾和笙起平調為黃鍾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
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鐘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
黃鍾清也竽笙第五子是大簇清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
中音子是夾鍾清也既已謂之竽矣謂之笙矣安得合而
一之為竽笙邪儀禮所謂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為倡
和爾孰謂竽和之類邪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
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黃鍾笙

和爾孰謂竽和之類邪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
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黃鍾笙

皆以吹
鳴者也

大竿 小竿 竿亦笙也今之笙竿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

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尤劣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為竿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一而間音以等冬則水王而等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以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等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竿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竿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竿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竿笙則竿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異器同音皆立春之氣也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控楊埙篪然後為之鐘磬竿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控楊埙篪其所謂鐘磬竿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竿者五聲之長竿先則鐘瑟皆

隨竿倡則諸音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竿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竿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宋朝宋祁曾於樂府得古竿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為鳳飾樂工皆以為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平聲律之正也通禮義纂曰漢武帝丘仲作笙竿三十六管豆以丘仲作尺四寸之笛遂誤以為竿邪竿聲重濁與之樂也樂法圖曰吹竿有以知法度等音調則度數得矣

簧

陳氏樂書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則樂之有簧以宮管在中也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中之簧鹿鳴曰吹笙鼓簧莊子言籥鼓笙中之簧也君子陽陽曰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簧也傳稱王遙有五舌竹

簧今民間有鐵葉之簧豈非簧之變體歟

匏之屬 胡部

十七管等 十九管等 二十三管等 宋朝大樂諸工以等

巢和併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爾雖名為雅樂實胡音也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更制大等然不能革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為深知樂也

埙等 樂府錄謂埙等形類小鍾以手埙之則鳴矣非古制也

如簧而無紫

雅簧 三禮圖有雅簧上下各六聲韻諧律亦一時之制也

夫論曰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塞蠟密有口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然則巧言如簧而詩人所以傷謔良有以

也唐樂圖以線為首尾直一線一手貫其紐一手鼓其線橫如口中呼吸成音直野人之樂耳

竹簧 震靈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

傳王遙有五舌竹簧三在石室中遙自取其二以其一與室中人對鼓之然則震靈之簧豈以竹簧歟震為蒼筤竹故也

胡蘆笙 瓢笙 唐九部夷樂有胡蘆笙宋朝至道初西南蕃諸蠻

入貢吹瓢笙豈胡蘆笙耶

胡笳 常式如反 後魏宣武素悅胡聲其樂器有胡鼓胡笳玉篇

謂笳笙是也

匏之屬 胡部

等笙 近代等笙十九簧蓋後人象等倍聲因以名之然等笙

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等與笙均掌之以笙師焉既為之等

唐其

美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美世人或謂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鳳翼笙

參差竹其制如兩生之竹而共一匏

昔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

差竹蓋嘗於緱山下吹之唐太和中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有范漢恭其子師保在陝州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有相存質楊敬元並稱妙手

義管笙

二管十簧

宋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蓋其首象雲和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黃鍾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燕樂用之

十二月笙

十二枚

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

管

宣帝令與斛斯證議證駁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切謂不可帝納之停譯所獻其制今亡

菽吹箏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章箏菽起居課後先言箏簧及菽為作休之節今闕闡間欲相號令乃吹指為節此吹箏之遺制與

擊竹

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蓋取竹兩片聚厚者治而為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為節與歌指相和焉方之漸離所善者固異矣

竹之屬 雅部

唐憲

陳氏樂書曰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焉

簫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管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筴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豈時無洞簫矣

陳氏樂書曰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為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聲中律呂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則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

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筴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筴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云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簫者陰氣之管也坤以二四為六而地數至十而止故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二管取陰氣自然之數

韶簫 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古之數聲之所由生也風俗通之論疑有所本矣或以三尺言之母乃太長乎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箏簫 竹簫 簫不知誰所造按禮記箏簫伊耆氏之樂則伊耆已有簫矣周禮有簫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簫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簫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簫右手秉翟爾雅云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仲小者

曰箛中丁仲反
音推

陳氏樂書曰易曰震為萑葦為蒼莨竹爾雅曰葦醜芳郭璞曰其類皆有芳秀葭葦也則葦箛竹箛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箛之為器本於黃鍾之龠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箛居其先焉震為六子之首箛為衆樂之先其斯以為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成乎竹周人以此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為堯然堯時八音已具豈特葦箛土鼓一兩已哉

函箛

陳氏樂書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箛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箛章掌土鼓函箛者以其近寒逆暑必以

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箛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為中和之紀矣

箛箛

仲箛 箛箛

陳氏樂書曰大箛謂之箛中謂之仲小謂之箛箛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為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此所謂以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箛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箛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七孔箛為笛之說豈傳會七音而遂誤乎

竹律

陳氏樂書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究極中和順天地之體合鬼神之神通五行之性遂萬物之情者也是故

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鑄金作鐘主十二月之
聲效升降之氣立和適之音然鐘難分別又截竹爲管謂
之律者聲之清濁率法以長短爲制故也黃帝以聽爲之
遠取諸物也夏禹以聲爲之近取諸身也今夫王者制事
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雖法存形
器而道契精微探頤索隱鈎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
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
分且合黃鍾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餘之法
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
管 籟召結 箛音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箛
音中者曰籟小者箛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
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
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箛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

嗶嗶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圓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
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
竹竹枝根之未生者陰竹主

陳氏樂書曰樂以木爲末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
次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以其
探本故也爾雅大者謂之箛以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
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籟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
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其狀如篋管而六竅又有底焉
長尺圍寸併兩漆而吹之漢太子樂有焉其所主治相爲
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都良管
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展管有
虞氏下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
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音禮天

神孫竹之衆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
後世爲雙鳳管以足律音豈得古制歟禮記文王世子曰
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者在下仲尼
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
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
射儀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周之升歌不過
清廟鹿鳴四牡皇華而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
管之詩雖不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
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
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廣雅管象簫長八寸圍
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言之歌周頌言磬筦將將商
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
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聲而已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

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

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於帝學
命咸墨吹竽展管亦因是也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陳氏樂書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竒而
孤陰偶而群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
竹之管與圓鐘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竒而孤也孫竹
之管與函鐘之宮合以之出地示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
管與黃鍾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也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於斯見矣

筦

陳氏樂書曰周官笙師掌教吹箏簫簫篪篴管五者皆出於
笙師所教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

樂

管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八

十

呂元仲

孔竹遂則是為當讀為篠湯之篠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
竅不知去二變以全五聲之正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
底有穴今亡大抵管笛一法爾唐制尺八取倍黃鐘九寸
為律得其正也漢丘仲篋以後一穴為角謂九寸上需也宋

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鐘為合聲然兼二變而吹
之未盡得先王雅樂之制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二穴太簇
半竅為夾鐘次上一穴為仲呂次上一穴為林鐘半穴為
蕤賓次上一穴為南呂半竅為夷則變聲為應鐘調用黃
鐘清與仲呂變聲為變聲半竅為無射後一穴為黃鐘清
中管起應為首為宮其次上穴大呂為商又次上穴夾鐘
為角又次上穴仲呂為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為正徵又次
上穴夷則為羽變宮為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雙變是也
如此即不用半竅謂之十二律用兩笛成曲也今
按習所且以太常半竅法起間聲亦叶律施用

大篴

小篴

世本云暴辛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

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
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篴乎爾雅曰大篴謂之沂音虜

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

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樂也蔡邕

章句云虜竹也六孔有距
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篴

陳氏樂書曰篴之為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非其所

作者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圓三寸陽數也小者尺

有二其則全於陰數要皆有翹以通氣一孔達寸有二分

而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篴為不齊者也爾雅大填謂之

嬰大篴謂之沂則六孔交鳴而嘯沂則孔而其聲清辨或曰篴

之為言啼也或曰沂之為言悲也豈非聲自空而出若嬰

兒之悲啼然耶周官笙師教吹填篴詩曰伯氏吹填仲氏

吹篴又曰天之牖民如填如篴是填篴異器而同樂伯仲

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况焉世本以篴為管沈約非之

當夫先儒言篴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說以中聲論之

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正倍之聲也蓋其大小異制然耶鄭司農有七孔之異論未免

混乎七音之失也如酸素宋朝篪六孔而橫吹下一穴在底節外次

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節外一穴為太簇半穴為大呂

又次上一穴為蕤賓半竅為仲呂又次上一穴為姑洗半穴為夾鍾

次上一穴為南呂半竅為夷則七竅全開為應鍾半竅為

無射黃鍾大呂太簇爾雅曰徒吹謂之和蓋聲過則淫中則和故也周禮之吹

作歛此其意歟

蕩

書於海岱惟揚言篠蕩既敷繼之以瑤琨篠蕩孔安國以

竹箭為篠大竹為蕩則蕩之為竹特大於篠其笙簫之類

歟儀禮大射儀蕩在建鼓之間此之謂也

觱篥

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

十八

陳氏樂書曰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

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其

悲篥胡人吹之以驚中國焉唐天后朝有陷窳獄者其

室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

向鶻焉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族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

音為衆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為頭管是進夷狄

之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於以夷亂華乎降之雅樂

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宋朝元會乘輿行幸並進之以

冠雅樂非先王下管之制也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

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

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三空以五

漆觴篋 唐九部夷樂有漆觴篋

雙觴篋 胡部安國樂有雙觴篋唐樂圖所傳也

銀字觴篋 銀字管 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觴篋冠絕古今

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為第一手後討尉遲令於高般

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此終尉遲領願而已謂麻奴曰何必

高般涉也即自取銀字管於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

自此不復言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日遷楚林尚六六

史敬約史漢瑜之徒皆雅能者然方尉遲邈乎天冠而地

屢也 謂是曲乃誤拍乃隨曲撰一成此曲

十八管簫 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倍音通

林鐘黃鐘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三十一管簫 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豈宜存之

以亂華音哉

歌簫 隋煬帝七年征遼東簫及笳各四面則後亦用簫歌者

矣非古制也唐鏡吹部有鼓簫笳并歌四種凡七曲本諸

此歟 歌簫笳工服式 并衣襖衣角帶

雙角 長鳴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

吳越谷儉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雙鳴

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權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

樂錄亦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黃帝乃

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

角一雙幡旄副是其遺志也沈約徐廣並謂經史所不載

則黃帝之說豈先儒傳會言之邪

中鳴 類通迥其

陳氏樂書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

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靡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減之為中鳴其聲尤更悲切蓋其制並五采衣幡掌畫蛟龍五采羽故律書樂圖以為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為盪聲二為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簫邏迥胡人用之本所以警中國馬非中華所宜用也宋朝審定音樂更制鼓吹雖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鐘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以為警嚴是用羌胡之音以和軍旅以節聲樂曷為不易之以先王雅樂以為鼓吹乎存之有虧中國之制削之則華音息豈非強中國弱夷狄之意歟

隋大角工平中續絳衫白大口袴內官鼓樂服色服之大鼓長鳴工服清

地

警角

陳氏樂書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又陸士衡為河北都督內懷憂薄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然則軍中用警角尚矣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搥鼓千槌二百三十三槌為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也宋張興世謂父曰天子鼓角非田家翁所吹然則桓溫人臣屯中堂而用之雖欲勿効得乎哉宋朝警角天下郡邑並得用之非特武嚴之士也然用之邊郡可也通用諸郡邑恐未為盡善之制也大胡笳大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蚕儀註軍駕住吹小箏發吹大箏箏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儀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胡笳似箏篋而無孔後世鹵部

用之豈張博望所傳摩阿堪勒之曲耶晉有大箏小箏蓋其遺志也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為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為契聲世號為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充渚嘗勸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亦其遺聲歟杜賦以為老子所作非也

有胡笳牙動之說是也

吹鞭 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馬者今牧童多

卷蘆葉吹之

小胡笳 小箏 陳氏樂書曰昔先蚕儀註凡車駕所止吹小箏發大箏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變度况人乎劉疇嘗避亂塢壁賈

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群胡卒泣遯而去劉越石為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群胡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其深施之於戎貉可也晉之施於車駕註儀不幾乎變夏於夷邪劉疇事出曹家之晉 邪書劉越石事出世說

蘆管 胡人截蘆為之大槩與箏葉相類出於北國唐宣宗善

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嘗命侏優辛骨醜拍不中因瞋視骨醜憂懼一夕而斃

唐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海嘗構池亭曰賞心有小妓薛陽陶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篇一軸次出其管茲亭奏之蓋其管絕微每於一膚葉管中常容二三管桂苑叢談所載

胡箎 小箎 沈約曰胡箎出於胡吹非雅器也今大樂雅箎長一

尺二寸則箎之小者非尺有四寸之大者也孔子上出三分名翹後世有笛吹謂之小箎豈亦出胡吹歟箎或作籥

與龠不齊故也

羌笛 五孔胡笛

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謂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丘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羌笛焉宋書云有胡笛小箎出於鼓吹豈梁之胡歌邪靈帝好胡笛而漢室以傾明皇喜胡簫而唐祚幾墜以中華萬乘之主耽羶胡淫亂之音則天下何以觀化為哉然而不亂且亡未之有也廣雅曰箎謂之笛七孔有黃鍾大呂為二均聲蓋不考笙師箎籥之過也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善吹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罪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

謨謨吹之竟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矣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

大橫吹 小橫吹 並以竹為之笛之類也律書樂圖云橫吹

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漢時常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又不復存其所用者唯黃

鶴籠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

行人十四曲也唐樂所載大橫吹部有節鼓角笛簫笳箎篳七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箎篳桃皮箎篳六色惟大

橫吹三十四曲內三曲馬上警嚴用之

一曰懼樂樹二曰空口蓮三曰賀六
渾其餘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靈泉崔二曰達和若輪
空三曰白淨玉子四曰它賢逸勒五日鳴和羅純羽璉六
日數度熱七日吐九利純比倫八曰玄比敦九曰植普離
十日胡笛爾笛十一曰鳴羅特哥十二曰比伏伏大汗十
三日於理真斤十四曰素和解律十五曰鳴纒真十六曰
烏鐵廿十七日特介漢十八曰慶賓表十九日阿若于樓

達二十日大賢貞
二十一日破陣樂

陳氏樂書曰古者夷鹵簿作鼓吹鼓吹之樂在魏晉則輕
在江左則重至隋始分為四等一柁鼓二鏡鼓三大橫吹
四小橫吹唐又別為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鏡吹四大橫
吹五小橫吹大駕則晨嚴夜警施之鹵簿為前後部皇后
皇太子以下咸有等差迨于宋朝摠號鼓吹云

龍頸笛 橫吹自此國梁橫吹曲曰下馬吹笛是也今教坊用
橫八孔鼓吹世俗號為龍頸笛 笛首為龍頭
有綬帶下垂

義紫笛 如橫笛而加紫西梁樂也今高麗亦用焉

竹之屬 俗部

雅簫 二十四 頌簫 十六 禮圖雅簫尺有二寸二十四 疆頌簫尺
有四寸十六 疆郭璞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蓋二十
四管備律呂清濁之聲先王之制也十六管兼十二律四

清而為之豈古制哉今教坊所用長五六寸十六管有底
而四管不用非古人制作之意也

籟簫 莊周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郭璞謂簫

一名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聲猶天地
之籟籟風竅而怒號也許慎以簫為籟是不知簫如遂而
三竅未嘗比竹為之呂氏春秋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
商和而越王不喜未為知音者也

短簫 短簫鏡歌單吹鼓吹之樂也廣樂記有二十一管簫羽

葆鏡吹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艾如張上
之回戰城南玄雲朱露之類是也何承天謂黃帝使岐伯
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
吹天子所以燕樂群臣短簫鏡歌鼓吹之常亦以賜有功
諸侯也

燕樂簫二十一管 燕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聲左清倍

右濁倍通五均焉世俗之樂也與龜茲部所用者大同小

異爾唐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為景雲河清歌

名曰燕樂當時元會第一奏是也

清樂簫十七管 教坊簫十七管 唱簫 和簫 景祐樂記教坊

所用之簫凡十七管以窟篋十字記其聲然清樂所用十

七管其聲法不同故並存之宋樂有唱簫各二人和簫十

人亦一時制也

鼓吹簫十三管 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鼓吹部用之

李冲簫二十二管 唐李冲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不同

亦一時之制也豈惑於郭璞大簫之說邪

鳳簫 洞冥記帝常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於臺上有

頃化為神女舞於臺下握鳳管之簫舞洛霞之琴歌清悞

春波之曲亦隣於恠也

陳氏樂書曰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易說曰夏至之

樂補以簫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間以簫笙然則簫為中呂

之樂夏至之音豈不信哉月令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

亦此意也

七孔簫 劉熙釋名曰簫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邠地之竹

以為簫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簫所以通

中聲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簫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聶

崇義禮圖所傳并今太常所用者三孔而已豈亦得先王

之制歟

霜條簫 八孔 劉熙釋名曰簫啼也聲自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廣

雅曰簫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

仲夏之月調簫蓋調之使和故說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

簾亦豈過是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鳴
用填簾和之以娛嘉賓信乎一時之和樂也

陳氏樂書曰禮言吹簾掌之笙師詩言吹簾主之仲氏則
簾亦笙類而仲氏以况中聲中焉先王之雅樂也故後世
推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而巴洛陽伽藍記述後
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簾能為團扇歌壠上聲及琛
為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
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簾信乎樂之
感人如此苟以之移風易俗天下胡為而不寧哉古史考
曰古有簾尚矣蘇成公善簾而記者因以為作誤也或謂
暴辛公所造亦無據矣舊志以簾為管是不知簾春分之
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雙管 黃鍾管 大呂管 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鍾聖人吹管

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矣然則黃鍾之管九寸與長尺
之制異矣九寸之管主黃鍾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矣
楊雄曰聲生於日言黃鍾如此則大呂管可知矣唐李冲
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故拾旋宮琵琶制旋宮
太平 雙管法雖有於簡易道實究於精微矣然大呂管通五均
則是黃鍾管通七均非也

七星管 廣雅曰管象簾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說文
皆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
也蔡邕章句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以
三者推之管象簾而六孔長尺圍寸而無底十二月之音
也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一定為調合鍾磬之均各有
短長應律呂之度蓋其狀如簾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
以吹之旁一竅慎以竹膜而為助聲唐劉係所作也用之

雅樂豈非溺於七音歟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其言十二月音則是至於論以玉為管是不考黃帝取嶰竹之過也顧况有七星管歌有龍吟四澤欽與雨鳳引九雛驚一伯鳥

雙鳳管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

鳳以為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鍾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之雅樂可也

太平管 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竅是黃鍾一均所異者頭如甯策爾唐天寶中火盛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之窮失古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駱駝管 以曲竹為之其形如橐駝因以立名唐樂圖有之非古制也

跋膝管 跋膝管其形如箏而短與七星管如篪而長者異矣

唐清樂部用之然亦七竅具黃鍾一均其失又與七星管同矣

拱辰管 六孔 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笛其制雅

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與唐呂才歌白雲馬滔太一樂等列之宮縣旋宮為八十四調亦可謂進雅矣然旋宮之制不本於周官之三宮八十四調尚溺於

七音之失未全乎古樂之法也既而太宗造九弦之琴列之太樂而拱辰亦自此廢豈非有意於復古歟

昭華管 昔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寶不貲其尤驚

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瑄焉

簫管 尺八管 中管 堅遂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

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堅遂或謂之

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後世宮縣用之堅遂其植如遂也中

管居長遂短遂之中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

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住洛南回向寺

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

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

僧進於玄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

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

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

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章者王珪

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一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

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

雅釋樂亦不載 雅笛 六孔 笛之為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

笛之制非竅而為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為六以叶六律傳

緯有六孔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簞

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於伶倫斷嶰谷

雌雄之竹以為律呂也由是觀之舜之簫韶九成鳳凰至

於來儀庸詎知非其雌雄之竹耶

長笛 六孔如尺八而長 短笛 尺餘 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

笛亮且鳴則長笛六孔具黃鍾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

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知

之所善蔡邕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永受笛聲以作律

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

長笛續短笛晉劉和善吹教音十二以應律劉和之東箱
長笛四尺二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
辨也

雙笛 五孔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易京君明素
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

豎笛 六孔豎笛之制六孔具黃鍾一均聲應上二律之調升之
雅樂可也後世官縣用之不亦可乎晉時黃鍾笛三尺八

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豈非於此歟
手笛 六孔如雅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
與黃鍾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宗同善吹以

為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為新聲孫處善吹而作犯調李
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和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

寸七孔樂書曰笛之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
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
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謂善矣然用七
孔以通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陳氏樂書曰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有
十二律故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
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黃鍾為宮應鐘為變宮南呂
為羽林鐘為徵蕤賓為變徵姑洗為角太簇為商然宮生
徵黃鍾生林鐘徵生商林鐘生太簇商生羽太簇生南呂
羽生角南呂生姑洗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鐘變宮生變徵
應鐘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黃
鍾為變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變宮清角之調姑

洗為宮蕤賓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鐘為徵黃鐘
為羽太簇為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
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伏空四所以便事
用也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
分三釐有奇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
五寸二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
長二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
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
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徵
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厘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
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南呂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
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
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其法可謂詳矣然不知去二
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
遠乎

十二箱笛

陳氏樂書曰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
故晉荀勗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鐘箱笛三尺八寸元
嘉中鐘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三寸
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
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
二分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
分為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之制
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寫四通聲飲古鐘玉律并周
世古鐘焉故黃鐘笛二尺八寸大呂二尺六寸太簇三尺
四寸夾鍾三尺二寸姑洗三尺一寸中呂二尺九寸蕤賓

二尺八寸林鐘三尺二寸夷則一尺六寸南呂三尺五寸
無射二尺四寸應鐘二尺三寸然黃鍾之元九合天地之
氣故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倍其韻下生者傳差一調
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悉三指應飲下生中呂雖云
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得上生黃鍾天地自然之數也
黃鍾十八調下生林鐘七調黃鍾笛二拍聲應林鐘笛飲
聲林鐘十調上生太簇十四調林鐘笛五指聲應太簇笛
應聲太簇七四調下生南呂五調半太簇笛三指聲應南
呂笛飲聲南呂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呂笛五指聲
應姑洗笛飲聲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鐘四調姑洗三指聲
應應鐘笛飲聲應鐘四調上生蕤賓八調應鐘笛五指聲
應蕤賓笛飲聲蕤賓八調上生大呂十六調蕤賓笛五指
指聲應大呂笛飲聲大呂十六調下生夷則六調大呂笛

三指聲應夷則笛飲聲夷則六調上生夾鍾十二調夷則
笛五指聲應夾鍾笛飲聲夾鍾十二調下生無射四調半
夾鍾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呂九
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呂笛飲聲雖當時號為雅樂考之
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柯亭笛 昔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為笛
果有異聲晉桓伊善音樂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
自保而吹之至於為王徽之作三調弄豈得已哉文士傳

柯亭為高遷亭誤矣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牟堅並
鐵石牟得之當時號為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
寥亮逸發往往異於它笛希代之器也俄有客至請笛吹
之呼吸盤辟應指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其為蛟龍云

鳳鳴笛 昔黃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為律斬竹於昆溪以
為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
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鳳鳴笛 昔黃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為律斬竹於昆溪以
為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
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木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
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
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為柷之屬焉樂記曰作
為柷楬德音之音柷敵以控楬為用控楬以柷敵為體二
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柷 擊敵 柷 戛 籟 止 柷 敵 不知 誰 所 造 樂 記 曰 聖 人 作 為

控 楬 謂 柷 敵 也 控 苦 反 柷 如 漆 桶 方 二 尺 四 寸 深 一 尺 八 寸

中 有 椎 柄 連 底 旁 開 孔 內 手 於 中 擊 之 以 舉 樂 敵 狀 如 伏

虎 背 上 有 二 十 七 齟 齬 碎 竹 以 擊 其 首 而 逆 戛 之 以 止 樂

宋仁宗明道時禮官言祝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圍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柶之鄭康成以爲投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法奏司

陳氏樂書曰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圍蓋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籥本也祝敔末也祝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柶之令左右擊也陰始於一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凡之道焉此祝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

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齟齬三九之數也標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爲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敔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禮曰楛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荀卿曰執祝拊控楬似萬物蓋祝敔以控楬爲體控楬以戛楛擊爲用也爾雅曰所以歌敔謂之止所以鼓祝謂之甄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甄者潔之於後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柎必用糠替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形歟然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祝敔必於堂下何耶曰祝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

者在在上在上命物之也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邪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祝控揭為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祝敵控揭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祝控離而二之亦誤矣華譚新論謂控揭不如流鄭之樂直有意哉止者祝之者推名也名也宋朝太樂祝為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而底為神蟪敵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析為十二莖樂將先擊其首次三戛齟齬而止與舊祝四面畫山卉用木櫟齟齬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為愈哉先儒以祝為立夏之音又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祝敵一何踈耶晉宋故事四箱各有祝敵同時戛作亦非古人之制也隋牛弘罷之不亦宜乎

春牘

周制春官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教之視曠春牘以竹大五

六十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推狀如漆箭而身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鞞之有兩紐疏畫漆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疏春以人為兩手築地凡牘應雅皆春之所為也以此三樂築地與械樂為節

春杵亦謂之頰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掠用春牘後代因之

陳氏樂書曰應樂如鷹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

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

倡之節也周官笙師掌教牘應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

六尺五寸中象枳有推連底左右相擊以應祝也斯不亦

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

樂皆內黑外朱然以禮推之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

在木中為朱則木之為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

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
真臆論歟

大小木之屬 俗部 五圓而於音木製樂圖又六

大拍版 又小拍版 拍版長濶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

韋編之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柝也

其蓋以節舞龜茲部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柝之意也唐人或用之爲樂句明皇嘗

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問其故對曰但

能聰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宋朝教所用六版長

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柝敵之變體

歟

立均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其制以木長七

尺係之以絲以均鐘聲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大予樂有

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然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則三五合而爲八尺而施弦固足以考中聲均鐘音

而出度也韋昭七尺之說豈亦溺於七音之失後世京房

之準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而說者以

爲定律之器始於管種於鐘移於笛衍於通蓋立均之變

體也胡人有五旦五朶之名亦均之異名歟

腰鼓 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爲之者夫上鼓瓦音

也木鼓木音也其制同其音異禰衡衣綵衣所擊者是也

撞木 古者撞鐘擊磬必以濡木以上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

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素憚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

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爲魚形擊之則鳴後世猶是

作蒲牢於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之器亦上削桐

爲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鍾華鍾是也

八音之外

梵貝 玉螺 貝之為物其大可容數升蠶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

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

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

歌梵貝

玉蠶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鱣國王子獻樂器躬總樂凡

一十二笛皆讀釋氏經唄吹豉擊鼓或歌且舞纓絡四垂

珠璣繁發周流萬變爛然可觀豉擊若 林邑每擊鼓以警

衆吹蠶以即戎則蠶又不特用於樂矣

骨管 牙管 哀笳以羊骨為管而無孔惟恤禮用之今鼓吹

備而不用以笳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負尚存焉

宋朝更以紅象牙管數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仍存

羊骨舊制焉

玳瑁笛 宋嘉祐中王禱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右

笛以校金石然則笛之為器豈特玉與竹哉

桃皮管 皮膚篥 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桃

皮甯篥其聲應簫笳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今鼓吹部

其器亦存

嘯葉 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而為之形

如笳者也

筍虺

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虺 樂器所縣橫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

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脂牛羊屬膏豕屬脂謂虎豹獾獺鳥

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 致美也 羸者羽者鱗者以為

筍虺 虺也 厚唇揜口出目短耳大骨燿後大體脰脰若是

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

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虺是

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隼於檢反隼所擊反哨音稍。

躍云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相後細故云大習目顧短小體蹇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

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

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吻口卷

短兒故書顧或作極亦可農云極讀為鬚鬚無髮之鬚鬚數

音促顧苦類反鬚苦類反鬚禿也力而聲大故以為鐘虞鐘大器也禽為無力而聲清揚揚

者發也磬小物故以此為虞擊也小首而長搏身而鴻

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博園也鴻儻也。疏云上論鐘

之筍同用凡攬網接卷之類必深其瓜出其目作其鱗之

龍蛇鱗物而謂荀虞之獸也深猶藉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頰網深其

瓜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

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自鳴矣匪采兒疏云鱗之而頰

匪君子之匪同采色也雕刻之工精妙則才施采色雖鐘

磬未繫其物已似能鳴矣若刻畫不精則無精神則其火

頰如委墜此及下經覆釋上文鐘虞之獸攬者則殺之虞

攬則噬之如此必藏爪出目作其鱗之而皆可畏之兒也

頰劉炫音盡鐘荀 磬筍 橫木 兩端刻龍蛇鱗物之形

鐘虞 植木刻猛獸之形為之趾

磬虞 植木刻羽鳥之形為之趾

業 業大枝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

崇牙 樅也上飾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樅峻峙兒

樹羽 置羽也置之於栒虞之上用

壁龔 畫繪為龔載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之角上

曹氏曰業虞崇牙樹羽皆所以垂鍾磬也其置飾則有漸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龔龔商之崇牙周之壁龔蓋橫木為龔飾以鱗屬植木為虞飾以羸羽之屬又加大版於其

上形捷業然謂之業此夏后氏之制也至商人又於龍龔之上制畫為重牙以掛垂絃所謂崇牙也周人又畫繪為龔載以璧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

陳氏樂書曰樂出於虞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枝設於崇牙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龔鄭氏謂載璧垂羽是也蓋龔虞所以架鍾磬崇牙璧龔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璧龔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植羽是也鸞子謂大禹銘於筍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

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虞吉禮也大喪獻筍虞凶禮也喪禮旌旂璧龔與筍虞同者為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為龔者以生東南故也虞亦為虞者以樂出虛故也

又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漢儀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豈亦襲秦之侈心之弊而不釐正之耶李尤銘曰漢因於周由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其言過矣漢魏以來有四相金石之樂其架少則或八或六多則十六二十至隋唐始益為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克庭有七十二架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飾虞以擊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非三代之制也宋朝依倣古制天子宫縣鐘

鍾十二虞編鐘十二虞凡三十六虞各依辰次每鍾鐘左

右設編鐘編磬每辰次列三架合太常按習御制曲譜宮

縣每奏一聲鍾鐘一擊之編鐘磬三擊之清濁先後互相

為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虞亦為鏐者莊周述梓慶將削

木為鏐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

天性區別見成鏐然後加手故見者驚猶鬼神抑何妙哉

古者鐘磬虞皆取中虞之木故擊其所擊今由其虛鳴今

九龍虞其其上為蟠龍背吳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虞淮南子

述之為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

大架小架編鐘磬之虞也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樂

縣之架少則或六或八多則十六二十至唐始益為三十六

架高宗蓬萊宮有七十二架其大小之辨可知矣段安節雅

樂部官縣四面五架即古篋虞也其上安金銅仰陽

以鷲鷲孔雀羽裝之兩面裏綴以流蘇以綵翠紵為之十二

律鍾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各

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部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

詳矣

熊羆架 熊羆架十二悉高丈餘用木雕之其狀如床上安版

四旁為欄 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

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為飾故也隋煬帝更

於案下為熊羆羆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幃於

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明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

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漢書卷之五十二

上取金銀錢之類...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漢書卷之五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校

職官考 歷代尚書

秦尚書四人曹名不分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

分為四曹尚書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三公二千碩曹主郡國民曹主凡

後歷代曹部皆同 客曹主外國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

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吏曹

掌選舉齊祠後漢志謂二千碩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民曹

掌繕理功作 客曹掌凡百曹梁冠納言幢或說有六曹

曹為六曹也案應邵漢官志二千石主中客曹為二是六天曹也

中都官曹也今依邵說為二曹六人張陵字仲英又為尚書

與帶劍入省陵比令奪勳仲英

漢書卷之五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樂考 樂懸

宋都陽 馮天馭 貴與著 應房校刊

黃鍾鐘 黃鍾磬

堂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拊

樂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圖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憂 擊

堂

下

樂

圖

五神武臣臣以解何

樂考 樂懸

堂 上 樂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黃鍾鐘 黃鍾磬

黃鍾鐘 黃鍾磬

黃鍾鐘 黃鍾磬

樂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三

陳氏樂書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踳踳禮記又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示而管象燕禮太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清廟鹿鳴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和聲也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
 陳戛擊必於堂上祝啟必於堂下何邪曰祝啟器也戛擊
 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
 也六如為律六間為呂言以間而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
 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
 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與故一鐘黃鍾之
 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
 磬作焉黃鍾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鍾之
 磬鳴於堂下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
 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鐘磬之鐘磬以發其音邪宋朝堂
 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
 考中聲之意也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

周書

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
 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
 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
 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從以
 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錚錚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
 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執祝梃揭為似萬
 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
 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
 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
 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
 者特秦更為壽人漢更為安世魏更為正世至晉復為房

樂考 卷之五

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秦隋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悅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而芭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樂於琴瑟於笙簧於歌吹於舞

周禮春官天司樂掌九樂事天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聲具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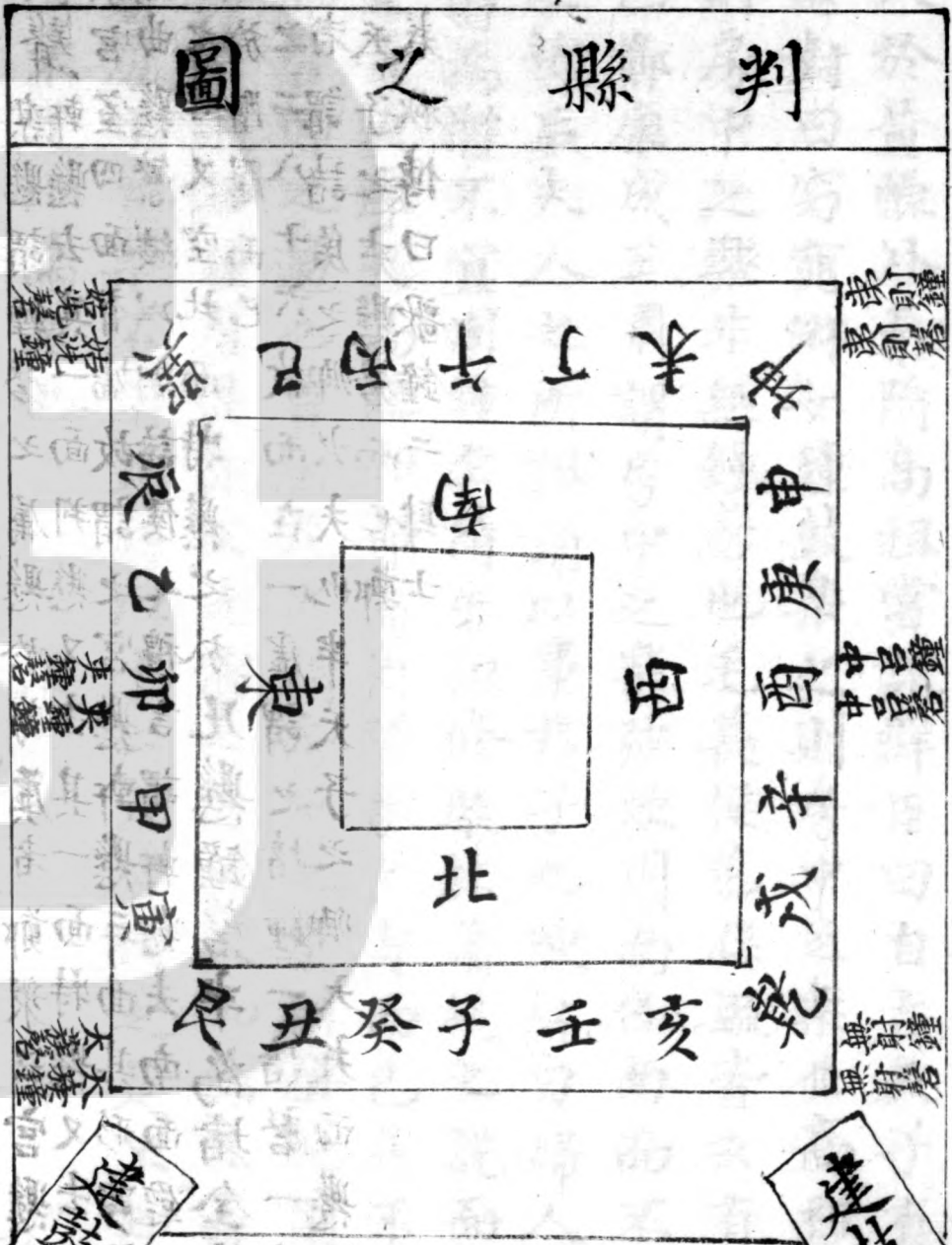
次之以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軒懸謂鐘磬之屬懸於荀廡者鄭眾云宮懸四面懸其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懸軒懸三而曲故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言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方或於階間而已特懸之於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者編懸之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亦半之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云春秋傳曰歌鐘二肆士

律呂

卷之四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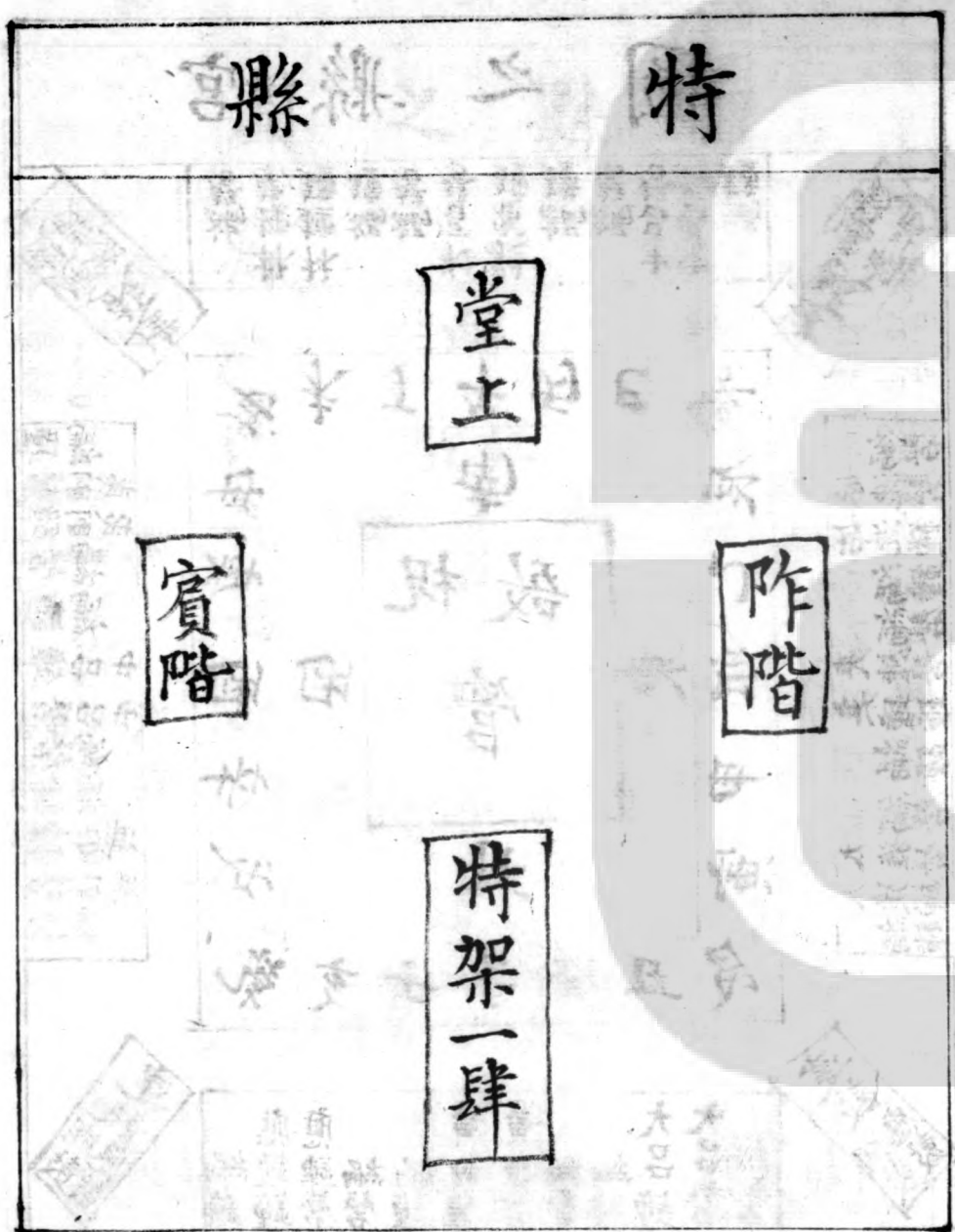
縣之圖



建敷

建敷

特縣



宮縣之圖



軒縣之圖



朝九樂書曰樂經之備自是而西大木有開...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黃鍾在陽主連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雜賓右五鐘皆應雜賓在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狗犬羸鳴及保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懸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

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簋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郤至為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卿射筮入於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卿飲磬階縮雷筮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卿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卿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

以儀禮考之大射樂入宿縣為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
鐘其南罍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東南鼓西
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罍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
東鼓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
間鼗倚於頌磬西絃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
磬罍也判縣有鐘磬而無罍特懸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
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卿大夫判縣東
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
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
虞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與焉
是亦博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志也服虔一縣十
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其南罍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罍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
東鼓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
間鼗倚於頌磬西絃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為阼自階而右
為西笙磬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
由笙磬而南鐘罍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鐘罍所以
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罍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
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南面鞀在其東而亦南面為自西
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西南面樂舞藝表與此而亦
為而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蕩在建鼓之間鼗倚
于頌磬之西絃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為軒縣大射之儀
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
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罍亦各十二縣西階而

南編鐘編鐃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

聲如令用之受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

乾以西北定位也於萬物金北陽位也於物為王孔子寓

象於易楊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

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

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壘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

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

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宋朝著令天子親祀南郊及大饗

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

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

磬施諸廟朝至于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

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

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

天地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

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古垂而無窮矣通禮義纂曰

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

萬石之虞是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世

不知用宮縣按漢章和世寔用旋宮漢代群儒備言其義牛弘

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為最備漢樂歌云高張四懸謂

宮縣也後漢則亡矣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

賜東海恭王鐘簋之樂即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來

江右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符堅獲樂工楊蜀

等正四箱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箱金

石

樂考

樂考

地之樂縣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昭武魏承舜又周為二王之統故文始天武大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立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而後之樂宋文帝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繼之又改之晉及宋齊縣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

六虞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鍾起西其東編鍾其衡東其東鍾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鍾之宮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啟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號為四指各置五鍾應之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是起建丑月至建巳月也八撞蕤賓右五鍾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鍾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晉太元中楊蜀正四廟宋元嘉中鐘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用四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恭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天子宮懸黃鍾蕤賓在南北自餘則在東西黃鍾廟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蕤鍾設十二鋪鐘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鋪鐘設編

鐘磬各一虞簋各三十六架植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簇代夾鍾在東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曰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緝音辱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如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呂交於神也不可以同于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

數音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復何以同

禮文

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

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今張乾龜

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廂黃鐘之均實夷則

之調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大簇二格用之後

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鐘磬之縣各有十四瑩復更為十六其

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前置宮懸四廂筍虞十六又有儀鐘十

四簋縣架首初不叩擊元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

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

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用四清之過也儀鐘十四

虞用正倍七音之過也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時裴正上書以為大舜欲聞七

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鐘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
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
廢八縣七并除黃鍾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
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
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慮有司遽損
樂器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
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矣隋初宮縣十四隋初宮縣四面各二虞通十二罇為二十虞各一負建鼓四
負歌琴瑟簫筑箏擗箏卧篳篥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
竽長笛橫笛簫簾篪壎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
筍虞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
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
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然牛知等更定其制襲

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為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
七始之說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為簾後
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縣鐘
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
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為宮架陳布
之法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
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
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
中宮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
在其西一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
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一鼓若大射撤其地面而加鉦
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執焉儀禮宮架四面鼓
罇鐘十二簾各依辰位甲丙寅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

磬共二十簾宗廟殿庭郊丘及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廟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鑄鐘建鼓別一工鐘磬簾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每磬簾琴瑟箏筑別一工每鐘簾箏笙簫笛塤篪別一工縣內祝在東故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百三十二惟罷搗箏卧箏篪小琵琶橫笛箏篪五器然箏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欤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向東方西磬簾起北鐘簾次之南方北方磬簾起西鐘簾次之鑄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敔於縣內祝在左

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簾在西鐘簾在東瑟琴箏筑皆一當磬簾之火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虞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虞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堂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懸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為奠橫者為虞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虞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虞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虞遂用之唐初因隋舊

用三十六虞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至武后時省之開
元定禮始依古著為二十虞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
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虞而太廟含元殿
用三十六虞濬以為非古而朝廷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
二十虞而鐘虞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虞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
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
所不著宮縣登歌工人皆介情朱連裳草帶鳥皮履鼓人及階
楹下二人皆武弁朱襦衣草帶鳥皮履若殿庭加白練
楹下二人皆武弁朱襦衣草帶鳥皮履若殿庭加白練
設工人亦如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
聖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祝故各一祝左故右
鐸于撫拍頻相鏡鐸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於縣皆登歌二架
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
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回隔燕享陳清樂涼樂架對列于
左右箱設舞筵于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縣管隋天業尚侈始置

鐘磬猶不設鐸鐘以鐸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草
唐九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為眾樂之容一日文舞二日武
舞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
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玄絲布大神
白練領標白紗中單絳領標絳布大口袴草帶
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二人執旌
衣別各同文武謂之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二人執旌
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時金鐸二人奏之二人執鏡以
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
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
武舞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襴褱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
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鞋其執旌人衣別各同當色舞人
餘謂之七德武凡奠虞飾以崇牙流蘇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
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樂縣橫曰奠蓋
日虞飾奠以飛
龍飾以飛廉鐘奠以鸞獸鳥上則樹羽旁縣流蘇周凡樂器
制也縣以崇牙殿制也飾以博山後伐所加也
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
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宮縣之制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

及殿庭用玉瓦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縣之內凡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幸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陳氏樂書曰天寶之亂肅宗克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入舞舍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登歌無壇下庭舞宮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張濬為修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寔

轉算取法以鑄鐘之輕重高徑還定編鐘以相參檢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為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較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舍元殿設架三殿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以來重典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廡二十詔以為可亦姑通權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一皆無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為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應之實至于十二鑄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

樂 樂器
器服制度粗而未完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
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
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祕書監尹樞建言宜增三十六虛唐
設二貞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缺而已於是詔架定工
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虞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竽笛
簫埙箎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工
重集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箏瑟筑分
列歌工之左右又埙箎笛簫菓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真宗
享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中只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
祠用樂咸以宮戒軒戒為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宋朝惟
天地感帝祖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
奏登歌初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虞開寶中祠南
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

許因遂為常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棗仁宗又詔釋奠文
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
鐘鐃權損鐘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
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樞奏去散鼓而樂工積
習遂不能罷又祠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
無三鼓至於奠虞刻畫亦多失傳或鷲禽飾於鐘虞或猛獸負
於磬跌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為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
正其謬更造建鼓鞀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鐃鐘
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以為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
造三鼗祀天以雷鼓八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
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
琴十二絃琴五器于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為太息也
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

小虞而為宮架今用三十六虞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
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
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
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鑄以間則堂下之
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
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牀並非其序謂親祠宗廟及
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
不寘于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
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鑄十二虞為宮縣明矣故或
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
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十二甚者又以為三十
六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
散亡九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

改用樂架十二太常以為用樂架十二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
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鑄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
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
丘如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儀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金
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啟一在玉
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啟北東西相向一絃二絃五
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
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設笛
二簾一菓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塤一在笛南大
會在閨餘匏一簫一各在菓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于泰
簾南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設簾二菓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
則于西丹墀香案之西上塤一在九星匏一在笙南簫一在九星匏
上塤一在笛南七星匏一在九星匏一在笙南簫一在九星匏
西鐘磬祝啟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大廟宗祀大朝塤簾笙

笛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大廟則于泰階之東西宗祀於兩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

樂正一人在鐘磬南歌二四人在啟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

色掌事一人在樂廡之南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緋白公服

帶金銅革樂工介憤執麾人平巾憤並緋綉鸞彩白絹袂袴抹

帶大朝會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

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

西向東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

向設十二鐃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鐃鐘三特磬

三東方鐘鐃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鐃鐘間之西

向南方特磬起西鐃鐘間之北方鐃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

景靈宮天興殿鐃鐘編鐘編植建鼓鼙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

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設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啟一在道

中鞀鼓在左應鼓在右設啟于北架內祝一在道東啟一在道

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列為四行二行在祝東二行在啟

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次三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次五絃

一十有八宣德門並分左右次七絃琴二十有三次九絃琴二

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絃九絃各二十

次菓笙二十有八分宣德門次匏笙三在菓笙之間左二

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次笛二十有八宣德門

十六朝會簫三十三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次笛二十有八宣德門

並分左右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次宣德門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

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鼓路鼗並在三

絃五絃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

二人在祝啟之間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朝次祝啟

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

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

樂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師緋公服運譜

綠公服大朝會介績絳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
 又上親祠二舞之制會大朝文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
 武分五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
 舞色二人存纛之前武舞則在引武舞執旌二人鼗
 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鈇二人持金鈔四人奏金鈔二人鈺
 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
 後舞色長幘頭抹額紫緋袍引二舞頭及二舞即並紫平冕皂
 綉鸞衫金銅草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即並進賢
 履引武舞頭及武舞即並平中幘緋鸞衫黃引武舞人武弁緋
 畫甲身紫襍褱豹文口大袴起帶烏皮鞞引武舞人武弁緋
 綉鸞衫抹額紅錦臂鞞白絹袴金銅草帶烏皮履會大朝又上大
 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祝在一編
 鐘之北稍西啟一在編鐘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啟北俱
 東西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一在編鐘之南西

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於殿下
 則於東設笛一篪一塤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下
 在麓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間亦如之東上大廟別廟則於殿下
 則於兩鐘磬祝啟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西明堂太廟別廟
 階之東鐘磬祝啟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西於殿上祠廟于
 堂塤篪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宮架即登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啟東俱東西
 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寔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
 狹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綉鸞衫白絹抹帶三京
 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又上大祠宮架
 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又上大祠宮架
 二舞之制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二編磬一北方應
 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
 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鍾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
 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鍾次之皆北向

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
向設十二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庭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設
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靈鼓靈鼗
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南瑟二在祝東次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
絃琴各二各為一列敵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笛各四為四列
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需鼓後晉鼓即在笛之後俱北向副
樂正二人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西
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
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
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北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即
並紫平冕皂綉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乙巳三月中浣
補抄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 應房校刊

樂考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雲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藁之歌聲依永律和聲謂

依律謂十二律言當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理禹曰於帝

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九歌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

禮智信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審聽之工以納言時而

禮智信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審聽之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子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勅正也奉政天命以臨乃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民惟在慎時惟在慎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奉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功敬終以善無懈怠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勝言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帝

拜曰俞往欽哉八音之樂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矣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

弗反其第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為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為詩之

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

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詠所謂陳詩以觀民

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

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

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

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

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

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

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

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

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

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矣次必

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

渠即時邁執本頌也而於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於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為雅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古誦發端曰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師使後為之

前導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興焉典者自卿

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

自雅頌之興而所承哀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出嫚之聲為

之設禁焉山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

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

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蘋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徹者歌雍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南陔白華黍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

蓋米蘋以在草露之前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黍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

歌備

歌備

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
周南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
樂至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
燕對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人乎風天
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正道之易
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
婦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
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者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
樂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泰所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
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所以寫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寫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

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于三以反為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奏狸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註云騶虞
今詩篇名狸首
逸曾孫侯氏也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
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肄業及之也
也魯人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所謂其愚不可及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政朝而受王宴樂
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敵當也慎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
報宴也覺明也今倍臣來繼舊好故自稱倍臣君辱賜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肆夏樊榭過集即時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明維大歌
鹿鳴之三拜皇鹿鳴四牡韓獻子使行人子自問之曰子以君
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者華君敎使臣曰
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
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卽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泂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颯乎大而婉陰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鄗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乎曲而有直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適而不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
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
之所同也註云頌有殷魯故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來合韶武

雅頌之旨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為之歌諸詩二
五河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
亦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
不獨非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菴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
雅也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
非曰黃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
不春於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秦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
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秦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
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
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
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譴浪之辭序者以為刺奔
東平而晦菴盡斥序說以為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
公平圖非雅樂也愚以為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

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
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思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
於絃歌也不過以為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
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
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宴享之詩此皆經文明
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
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
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
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
大率多斲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
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
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
之卒章紉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

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村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盖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與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盖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村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辭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代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

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萇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商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

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

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

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八人為負文景之間禮官肆

業而已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哀帝采詩也

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負五人亦其

中蓋樂也師古曰未詩依古道有人詢路未取百姓誦以知政

教得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祕有趙氏秦楚之謳聲也非以李

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

呂以合八音之調夫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為李

諸祠欲造樂令司造為相如等善歌為新聲曲延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

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時至明

練時日一八句
帝臨二十二句
青陽三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
西顛五十二句
玄冥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焉路四麟更成詩曰消選休成云
日出入九句
天地八句

天馬十太一况一章十
初四年誅宛王獲馬生渥注水中有二章曰太

見樂書非此十七言四句
景星十二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芝八句
華燁燁十五句
象載瑜十八句

后皇十四八句
朝隴首十七行幸雍白麟作

始三年行幸東
赤蛟十九二十八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

不叶鐘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

食舉又以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據此所言自是也

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芳

樹上邪君馬黃終言美人歸以南蒼二馬同逐臣馬良

傷但其意不在馬也雉子班聖人出臨臺高

遠如期亦曰遠期漢六樂舉十三曲一日鹿鳴二曰重來三

承元氣十三日明星九日清涼十日俠安五日來歸六曰遠期七日

通利故石留務成遠期承元氣海淡三曲為下

黃爵行釣竿篇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

為樂曲以夾深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

凶軍實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

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皆主此三者以成禮

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

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身仲尼編詩為燕祀享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仲尼三百篇替史之後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即杜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

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南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而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取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

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樂無用崔豹之後以義說名吳兢之後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

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其義也失其數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
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
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
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
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
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
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
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
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
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房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
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
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不

自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
同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
害事哉

夾深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
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
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
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
煌々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
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
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上得用上
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定一
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
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

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祚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之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夾漈此論拳之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頗認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鏡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鏡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帝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鈞本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鏡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鏡歌即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漢章帝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四六夾深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
關中之傳教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章帝所作舊詞
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
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舊妓下書召堅三年踰
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課誤異代之文未必相
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恭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
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鬪好為歌舞
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
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
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
意故段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
以述魏德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
子啟增備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高晉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興國之
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
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五奏
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
薦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
平闡樂聲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
武喜鄭聲順桓詵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
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
以魁橈挽歌之技為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
為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有散騎
常侍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曲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
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

考會古樂始議軒懸鐘磬而黃初中紫玉左延年之後復以新聲被罷改其聲韻

魏短箫铙歌十曲

楚之平

獲呂布

舊邦

屠柳城

平關中

邕熙

魏鞞舞歌五曲

明：魏皇帝

魏歷長

為君既不易

戰榮陽

克官渡

定武功

平南荆

應定期

太和

太和

天生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為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

吳使韋昭倣漢鏡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缺

攄武師

秋風

關背德

漢之季

烏林

克皖城

通荊州

德時而禽之也

羽背德終復舊好也

章洪德言而速方來附也

承天命道化至盛也

順歷數言符而建大號也

玄化言修文武則天行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樂舞言對室東海能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

說已抄三月



